

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十三

南菁

公羊義疏三十五

句容陳立阜人著

僖二十七八年
盡二十八年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注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入之疏

校勘記出二十七年云唐石經作廿有七年鄭本二十有字此脫○注貶稱至入之○舊疏云杞本公爵但春秋新周故宋黜之稱伯卽此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書杞子卒者以微弱爲徐君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此經復書子者起其無禮故左氏皆有魯入之文也按左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云入杞責無禮也與何注同劉氏解詁箋云正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此及下入杞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按何君所見公羊說或有與左氏同者故依用之未必專本左氏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寅月之二十日於麻當爲十九日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六日葬當二十五日隱三年傳云不

及時而日
渴葬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注日者杞屬脩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故錄責之疏包氏慎言云八月無乙巳九月之五日也按當爲六日○注日者至責之○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春秋於人書日多惡解唯下二十八年三月丙午入曹爲善義兵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注据序諸侯之上貶疏杜云經書人者者告沈氏欽韓補注云稱人者猶貶之也傳明云微楚子杜既云楚主兵赴告之體可稱其君微者與曷爲貶注據圍鄭不貶疏江據圍鄭不貶○下三十一年晉人秦人圍鄭是也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注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仲平之後相犯後故罪楚前執宋公倍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

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

疏

注古

故罪○惠氏上奇禮說云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然則調人和難保之終身故先動者誅之康成謂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辭怨後復相報移徙之卽何休所謂後相犯復故舉是也楚人先動其能免於王法之誅乎按周禮調人云凡有鬪怒者成之鄭司農云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辭怨後復移徙之此其類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何氏此注此謂成之者何和之也王褒集僅約注漢時官不禁報怨故二千石以令解之令者漢令有和難之條鄭云云者後漢桓譚上疏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復後忿探前至於滅戶殄衆而俗稱豪健故雖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亡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贖罪如此則讐怨自解譚所云舊令卽先鄭移徙之法也何云復故罪疑亦當時令甲文引以爲況與○注楚前至見義卽上二十一年秋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釋之何公與議爾也注善僖公能與楚釋賢者之厄是也通義云傳緣入文之篇髡卽見弑故就經文以終僖之篇言之其實乃終髡之世貶耳此與翬傳云終髡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翬有罪於髡髡非有罪於

僖也何氏之說今故未取知不然者傳卽專言終髡之世
何必不言終髡之世春秋託王於魯僖公託王者万伯之職
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卽是得罪於僖卽爲得罪於王法故云云
終僖之篇貶耳穀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入楚國故云云
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
也彼注引何君廢疾云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不
稱人明不以此故也鄭君擇之天時晉文爲賢伯故譏諸侯
不從而信夷狄也哀元年時無賢伯又何據而當貶之耶彼
注又引江熙云夫屈信理對言信必有屈也宋楚戰于泓宋
以信義而敗未有闕也楚復圍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諸侯
不能以義相帥反信楚之曲屈宋之道是義所不取信曲屈
直猶不可況乃華夷乎梵以無義見貶則諸侯之不從不待
貶而見也然則四國信楚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貶
楚子於兵首則彼碌碌者以類見矣故曰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按穀梁無善宋襄義江氏彼注正用此傳爲執宋公貶意
劉氏申何云晉文伯業未顯何以責諸侯江熙從公羊解
之近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
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疏包氏慎
言云十

二月書甲戌月之七日○按當六日○注地以至兒矣○范云
地以宋者則宋得與盟宋固解可知用此注爲說也左氏以
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春秋凡書會盟於國都皆本國
與焉如隱元年及宋人盟于泓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皆
是此不應殊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再言晉侯注据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亦兩事不再出

楚人疏

注據楚至楚人○見上二十五年彼傳云兩之也是亦兩事也

非兩之也疏

上二十五年云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注微者不別遂但別兩稱耳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則此初出師時原
然則何以不言遂注據侵蔡遂伐楚言遂有兩伐之意矣

疏

注據侵至言遂○見上四年公會齊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是也未侵曹也未侵曹則其

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
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注曹有罪晉文行霸征

之衛壅遏不得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齊月此不月者晉文公

功信未著且當脩文德未當深求於諸侯故不美也疏左傳云晉

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注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水經汎河水篇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則有津水自北來注之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傳公二

十八年晉將伐曹曹在衛東假塗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濟卽此按汲郡亦衛地衛既不假道則仍不可得伐也○注

曹有至寒也○校勘記出晉文行霸征之云鄂本文下有公字此脫又云釋文雍又作雍同此本進誤追今据諸本訂正

曹有罪者下傳云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是也雖未克侵曹書以致其意不使伯功壅塞也

通義云謹案凡有兩事前事既後事繼者則言遂前事既

別有後事者則不得言遂晉本爲侵曹出師衛不假道伐衛而後進若言伐衛遂侵曹則失其本意若言侵曹遂伐衛則似以侵曹還伐衛又失其事實故遂文兩不可施也舊疏云

吉征者上同下之辭謂伐而正之如上十八年傳云與襄公以

之征齊也○注宋襄至美也○上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

下伐齊是也彼云月者善錄義兵明此晉文功信未著遂求

謂侯未得爲
義故不月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者之疏

左傳殺子叢以說焉蓋名買字叢

不卒成者何不卒成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注卽往當言戍

衛不卒疏

通義云畏晉故不可使往說死尊賢云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內侵於臣下外固於兵亂弱之患也指此鹽鐵論備胡云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成辭

不卒成明實不可使往諱爲不卒成辭

衛何

注據言戍衛行文疏

注據言至行文舊疏云欲言實戍乃有不卒成之文欲言不成而

經書戍衛以

行文遂公意也注使臣子不可使恥深故諱使若往

不卒竟事者明臣不得壅塞君命疏

晉伐衛衛楚之與國魯與楚皆姻上年楚爲魯

出師伐齊故爲戍衛

明公意欲戍衛焉○注使臣至君命○通義云臣已受命雖未往當以不終事之辭言之公本使買成衛買畏晉不可往公殺之及聞晉剋衛而懼反以殺買之事說于晉時量力度義不當往戍臣於君有否之道買無罪故不日按左傳云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于叢以說焉告楚人曰不卒戍也以買實成衛孔氏猶依

遺左傳焉又云買無罪與何氏有罪不曰例乖穀梁傳曰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啟曰不卒成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讞在公子也刺之可也

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注有罪無罪皆不得專殺故諱殺言

刺之不言刺公子買但言不卒成刺之者起爲上事刺之也

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曰無罪曰外殺大夫皆時

疏說文刀部刺君殺大

夫曰刺刺直傷也段注刺直傷也當爲正義君殺大夫曰刺

當別一義周禮司刺職掌三刺之法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

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注刺殺也訛而有罪則殺之然則春

秋於他國大夫書殺於內殺大夫書刺若皆殺當其罪然故

諱之曰刺杜云內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

枉濫也是也爾雅釋詁云刺殺也郭注引此傳蓋對文異散

則述故國語晉語云殺懷公于高梁又云刺懷公于高梁也

諱殺曰刺春秋之義也因不必通之他經也○注有罪至刺

之○孟子告子下無專殺大夫是不別有罪無罪也舊疏云

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按諸侯不得專殺疑指命大夫耳其命於其君者似不必請

之天子矣○注不言至之也○若直言刺公子買與刺公子

假同所刺事不明故言不卒戍刺之明其爲上事也若有罪
也○注內殺至罪日○舊疏云有罪不曰卽此文是無罪日
者成十六年冬上旬二月乙酉刺公子偃是也解詁箋云上
書晉侯伐衛下書楚人救衛則此戍衛爲黨楚背晉明矣歸
罪于貰而殺之僥之大惡也故以不卒成爲內辭傳順經諱
文解詁以爲有罪不曰無罪日者謂著其罪狀與否爾非從
實也亦通○注外殺大夫皆時○上七年鄭殺其大
夫申侯書夏下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書秋是也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
書丙午月之十日

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

注

据下言執衛侯言歸之于京

師疏

穀梁傳云畀與也杜云畀與也襄二年左傳烝畀祖妣

之爲言與也爾雅釋詁畀予也予與古通禮記祭統云畀
下至京師○見下彼言于京師此言畀宋人故難之也

使聽之也

注與使聽其獄也時天王居于鄭晉文欲討楚師

以宋王者之後法度所存故因假使治之宋稱人者明聽訟

必師斷與其師眾共之疏

注時天子至治之○劉氏解詁云

王所王自京師至踐土也

襄王不能正曹伯之罪晉文自正之故爲伯討張義以殷彝蔽其罪愈於以歸多矣按左傳以

晉文定襄王在二

十五年與此異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

一罪言也

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

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齊桓既沒諸侯背叛無道者非

一晉與曹同姓恩惠當先施刑罰當後加起而征之嫌其失

義故著其甚惡者可知也以兵得不言獲者晉文伯討不坐

獲者故亦不責曹不死義兵日者喜義兵得時入疏

注曹伯至是也

○下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云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此未有

言伐曹者明其言取之曹何皆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

諸侯知曹數侵伐人以自廣大也通義云謹案不可以一罪

言則非獨數侵伐矣曹詩序曰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侵

刻下民不得其所○注齊桓至知也○舊疏云恩惠當先施

卽堯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是也刑罰當後加小司寇議

親議賢之辟是也著其甚惡卽執而言畀宋人使治其罪是
也○注以兵至不死○上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晉文
書侯故知伯討兵得當言獲上十五年戰于韓獲晉侯是也
彼傳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擇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
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坐獲之例也○晉文伯討
故不坐獲不書傳亦不責曹伯不死位也○注曰者至時入
○入列時書日故解之定四年庚辰吳入楚注日者惡其無
義彼爲無義日此爲義兵日春秋無達例也故此爲義兵得
日

八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疏包氏慎言云夏四月書己巳月之三日莊二十七年左傳
公會齊侯于城濮大事表云杜注城濮衛地將討衛之立
子頴是時王命齊桓爲侯伯僖二十八年晉文敗楚于城濮
卽此今山東濮州府濮州南七十里有臨濮城方輿紀要云
臨濮城在東昌府濮州南
七十里或曰卽古城濮地

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注据秦檮師錄功知大戰必不使微

者楚雖無大夫齊桓行霸書屈完也疏注据秦至微者舊

云文十二年歟秦

仲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然則文十二年秦始有大夫。知此時未合稱師，今乃稱師錄功，故知大戰既是大戰，則知不應使微者。注楚雖至完也。○楚無大夫者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傳云：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則僖公爲所傳，聞世亦不合有大夫。惟上四年書屈完來盟于師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注增倍使若得其君以贊霸德成王事，則此晉文行霸亦宜增倍。楚大夫書名許其有大夫以醸霸業，今稱人似微者，故据以難。疏通云：子玉者，得臣字也。古人多引字冠名，上言之者，若左傳、注華父督、孟明視、子越、櫟之比。王氏引之，周秦名字解詁云：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几獲器用，曰得。按器用之美者，莫如玉，故名得字玉。或曰：得讀爲德。古字得與德通。玉藻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聘義君子貴玉而賤瘠，何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管子水地篇：天主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接後一說是。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注據屈完當桓公稱名氏。疏注：屈完以當桓公也。按左傳得臣氏成貶，曷爲貶？注據鄭至不貶。○卽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

于卿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秦稱是也

師者助霸者征伐克勝有功故褒進之齊桓先朝天子晉文

先討夷狄者晉文之時楚與爭霸所遭遇異疏注臣無至正

年傳亦云大夫不敵君與此同若然林父亦大夫得敵楚子

不絕正之者彼爲善楚子不與晉特書苟林父主名專見其

罪得臣下有殺文足見其罪不必於戰見故但貶稱人以張

示大夫不敵君義董生所謂辭已明者去之是也注秦稱

至進之○秦於所傳聞世因其未能用周禮擅之比戎狄則

此不合稱師因其助伯者征伐褒進之如邾婁子克項皆以

附從霸者朝天子行進也聖人於書終秦誓若秦之繼周於

春秋抑秦以諸夏同夷狄明其爲周之亂臣也注齊桓至

遇異○齊桓先朝天子何氏或別有所見舊疏云正以莊十三年冬柯之盟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豈不朝天子而能然乎

但以外朝不書是以無經可指耳按信之著不著不係乎朝天子與否也依左傳則晉文先定襄王後服楚非何氏所取

也所遺遇異者舊疏云齊桓初霸之時楚未强大雖侵諸夏

未能爲霸者之害是以桓公養成其晦至僖四年乃討而服

之晉文之時楚人孔熾圍宋救衛與之爭

盛是以未暇朝王先討子玉矣義或然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楚無大夫其言大夫者欲起上楚人本當

言子玉得臣所以詳錄霸事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

數道其君侵中國故貶明當與君俱治也疏○文九年楚子

使倣來聘傳始有大夫也此書得臣與上四年書屈完同義

皆爲詳錄伯事也上以大夫不敢君絕去其名改於其殺善

之注不氏至治也○校勘記出明當與君俱昭云鄂本昭

作治無也此誤衍上二十六年左傳楚成得臣鬪宣申帥師

滅夔此不書成得臣爲貶去其氏也按以左傳考之伐隨圍

陳滅夔閩宋皆子玉事故知數道其君侵中國也傳又載爲

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其驕蹇可知繁露滅國上

云楚王髡託其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

下輕之又五行相勝云金者司徒也司徒爲城內得於君外

驕軍士專權擅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

不止將帥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

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卽

其下卒不爲死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

徒弱不能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按楚大夫有氏

始成二年公子嬰齊

衛侯出奔楚。注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

無絕衛之心惡不如出奔重疏

禮記祭統篇載孔悝鼎銘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

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此也○注晉文逐之○左傳晉侯齊

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首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于晉是雖衛人出君猶晉文逐之也○注不書

至奔重○舊疏云立叔武是也叔武衛侯之弟故曰其次耳

左傳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八使殺之

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是也惡不如出奔重者舊疏云言

文公逐人之惡少於衛侯出奔之罪按

謂文公立其次不絕衛故謂其惡少耳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丑月之十日杜云踐土鄭地大

事表云括地志熒澤縣西北十五里有故王宮城城內東

北隅有踐土臺去衛雍三十餘里熒澤今屬開封府史記注

引賈云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則在河北非也史記魏世家無

忌謂魏王曰王有鄭地得垣雍續漢志河南尹有垣雍城或

曰古衛雍是衛雍爲鄭地在河南踐土近垣雍亦在河南矣

一統志王宮城在開封府熒澤縣西北通義

云此晉伯之始也盟不致者此文于桓也

陳侯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疏

注據曹至諸侯○下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

會諸侯圓後會也注說與會伐宋同刺陳侯不慕霸者反岐許是也

意于楚失信後會會不致者安信與晉文也盟日者譖也衛

稱子者起叔武本無卽位之意陳岐意于楚在二十七年疏

注說與會伐宋同○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傳其言會伐宋

何後會也彼爲本期而後書以刺不信故此後會亦以刺陳

侯○注刺陳至後會○校勘記出刺諸侯云鄂本同宋本諸

作陳此誤監毛本歧作岐下並同按作岐是也杜云陳本與

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繁露觀德云陳侯後

至謂如會○注會不至文也○桓之盟不致爲無危也晉文

盟亦不致是以信與首○注盟日者譖也○舊疏云春秋之

例不信者日今而書日故解之而言譖者正以孔子謂之譖

而不正故取其文通義云日者未若桓之信也○注衛稱至

之意○舊疏云衛侯爲王伯所逐而立叔武叔武卽是成君

何不稱侯而作未踰年之君號欲起其本無卽位之心故也

無卽位之心卽下云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

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爲踐土之會
始反衛侯是也杜預云周禮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
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叔武衛侯之
弟未得從世子之法以其非王命所加使從未成君之禮故
稱子而序於鄭伯之下蓋晉文之意使然段氏玉裁經韻樓
集云衛侯出奔使元咺奉叔武受盟而入守經云衛子諸家
皆曰未成君按凡稱子者如其君之子奚齊宋子子般卒子
卒子野卒僖二十五年衛子僖二十八年定四年兩陳子與
此而九皆謂未踰年未成君也云子者皆謂先君之子也僖
二十五年之衛子謂公子也二十八年之衛子謂成公弟
也弟曷爲謂之子成公旣奔楚適陳叔武攝位不稱君比於
在喪未踰年之君聖人以其持大統也故曰衛子此亦可見
爲人後者卽爲人子之禮矣通義云黃道周曰叔武非世子
又無君喪而子之何也以喪禮處之也晉立以爲君書侯則
無等也書名則沒其實故以喪禮處之若以君父奔楚之爲
哀痛也降服致敬以聽天子之命按成公出奔不得以喪禮
自處蓋叔武不欲卽位故以未成君之稱會諸侯也○注陳
岐至七年○校勘記云鄂本同監毛本于作於閔本誤如在
二十七年蓋斥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役也按陳自齊
桓之後不與中國會盟惟霍會有陳以楚子在會也

公朝于王所疏

詩小雅吉日云天子之所又太叔于田云獻于

公所几君在外指其所居則曰所猶後世之行

公羊義疏三十五

在所也史記荀卿將軍驃騎列傳云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謂行
在所注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是也毛氏奇論春秋傳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詩獻于公所孟子使之居
於王所故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穀梁謂
朝不言所誤矣襄王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此見之經之
互可考驗如是止書公朝不及諸侯者言公則諸侯可知耳
是也

曷爲不言公如京師

注據三月公如京師疏

注據三至京師疏○見成十三年

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

注據狩于河陽

疏

注據狩于河陽○卽下

不與致天子也

注時晉文公年老

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

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

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不書諸侯朝者外小惡不書獨

錄內也不書如不言天王者從外正君臣所以見文公之功

疏注時皆至其義○舊疏云皆春秋說及史記文按史記晉
世家云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
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敘事較略又以兩事爲一何氏蓋本之春秋緯文也通義云
晉文慮無以屬諸侯上假天子爲重作王宮于踐土使王就
而受諸侯朝焉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但言朝于王所
舉其可訓者而已繁露王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
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
諱遜致王也說苑敬慎云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至於饗國
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王會諸侯背畔天
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擣中國之危厲養戎十四年政
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
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白虎
通號篇云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晉文之霸也按公羊
以襄王出居于鄭至此未返以上下經考之良是踐土鄭地
明晉文欲假天子命號召諸侯故就天子所居朝之復爲溫地
之會致天子於河陽以定王位蓋至是始回京師所謂求諸
侯莫如勤王與○注不書至內也○舊疏云諸侯朝王不在
京師亦是其惡但非大惡當所傳聞之世見在不錄之限是以
特書公朝故隱元年注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
用心尙粗猶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內小惡
書外小惡不書是也是則朝于王所非正特時勢不得不然

故猶在可與之數書王所又以見正臣無召君之義若皆
王朝然○注不書至之功○舊疏云春秋之例內朝言如外
來言朝今此魯侯不言如反言朝者故云從外正君臣所以
見文公之功也不言天王所以得正君臣見文公之功者以
隱元年書天王注云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
而上自繫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然則稱王爲正
稱加天則非禮今此經書不言天亦是正君臣以見文公之
功也通義云王所不稱天者典禮常名也覲禮曰伯父順命
于王所射祭侯辭曰無或

若女不甯侯不屬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注言復歸者天子有命歸之名者

刺天子歸有罪也言自楚者爲天子諱也天子所以陵遲者

爲善不賞爲惡不誅衛侯出奔當絕叔武讓國不當復廢而

反衛侯令殺叔武故使若從楚歸者復歸例皆時此月者爲

下卒出也

疏

注言復至歸之○舊疏云春秋說文桓十五年傳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注名者至罪也○

禮記曲禮云諸侯不生名是則春秋於諸侯有罪當絕者皆
名此書名明衛侯有罪則歸之者在刺科矣○注言自至歸

者○舊疏云正以自者有力之文故言自楚得爲天子諱者若似自得楚力而歸然宋本子下衍之字疏同下傳云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下傳又云衛侯得反曰叔武禦我終殺叔武是衛侯殺叔武事也衛侯殺叔武由於得反得反由於天子歸有罪故書自楚者爲天子諱也衛侯以王事得罪爲晉文所逐合絕七年秋蔡季自陳歸于蔡下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是歸書時也其復歸書時者下冬衛元咺自晉後歸于衛是也而此月故知爲他事出也

衛元咺出晉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

喪而彌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

時宋襄自會之卒不日者賤其岐意于楚疏校勘記云唐石

是也○注不書至恥之○宣元年傳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

其門今陳有大喪而彌會其孤晉文之過也故不書葬以爲

諱通義云謹案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葬丘之致宋子溫之致

陳子乃其未盡善者也令宋桓陳繆自如常文書葬則責伯

者之意不見故爲之諱其葬使若旣葬而後會其子者爲愈文諱而實譏也○注宋襄至會之○上九年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彼以宋襄往會葬已非齊桓所彊故不爲桓諱移其諱於宋襄也所以爲宋襄諱者爲後有憂中國尊周室功足以除惡故也劉氏解詁箋云何君以傳唯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謹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諱爲褒文非從實矣失之按何意蓋以有功當得微封故其過宜覆而爲諱也○注卒不至于楚○大國之卒例書日此月故解之又以見上月爲此出也岐本有作岐者非岐意於楚見上陳侯如會下通義云款本篡立不當葬今爲文公諱去葬篡尚未顯故復略其卒日以見義按史記陳杞世家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在宣之二十一年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則禦寇之殺宣公爲之無爲責款以葬晉獻公殺世子申生春秋無責奚齊文

公子遂如齊

疏杜云莊公女
歸南門來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

疏通義云秦稱人者小國無大夫也不以公會目之者伯者之會非公爲主不得從內錄穀梁傳無齊侯或脫差繆略云左氏晉侯下有齊侯則陸所見公羊本亦無齊侯矣按齊晉方賄有齊侯者是也左傳本有作邾人者誤石經左傳作子邾

天王狩于河陽疏史記注引賈逵云河陽晉之溫也杜云晉地今河內有河陽縣發梁鴻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大事表云本周盟邑後歸晉謂之河陽古河陽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注河水篇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服虔左傳曰河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袁崧司馬彪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大事表又云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武王會諸侯于盟津卽此後歸晉謂之河陽杜預於此造舟爲橋名曰河橋一統志河陽故城在懷慶府孟縣西十五里按河陽在今之孟縣卽古孟津溫爲今溫縣在孟縣東今盟津移治於河之南矣統名南陽左傳上二十五年晉於是始啟南陽是也由孟津渡河五十里則至洛陽矣穀梁傳作守周易明夷九三明夷于南狩釋文狩本亦作守孝經左傳釋文云狩本又作守是一左氏經本作守而水經河水偏

引經傳並作狩與陸氏所見本同古書多借守作狩

狩不書此何以書注

疏

據常事也。○張氏尙瑗注據常事也。

以狩爲時田而後儒多指爲巡守。按古者巡守朝會諸侯每

兼田獵宣王車攻之詩是也。傳云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正是

會諸侯選車徒之事不與再致天子也。

注

一失禮尚忽再失禮重故深

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

疏

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

明德也。穀梁傳曰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

也爲天王諱也又於上會于溫傳云諱會天王也三傳之義

皆同史記孔子世家云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日

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

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世賊子懼焉又周本紀晉文公

召襄王襄王會之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又

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乃使人言周襄王

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于踐土孔子謂史記至文公

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按朝王踐土事在

上此爲再致史記渾言之知踐土亦實召王也左傳於踐土杜謂襄王聞晉戰勝自往

無召王之事直云作王宮于踐土事在公王又

勞之非也繁露王道云晉文再致天子諱致言狩又云晉文再致天子皆止不誅善其牧諸侯奉獻天子而復周室春秋予之爲伯誅意不誅辭之謂也是諱致言狩春秋之不誅辭也家語曲禮子貢問篇子貢問曰晉文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朝天子而已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春秋推及至隱注韋昭曰推見爭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類杜云晉實召王爲其詞逆而意順○注一失至致也○通義云再失禮重不復爲諱故著言天子在是然不可以斥言其致天子故加狩辭焉公羊古義云天子巡狩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面朝于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曰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所以諱致言狩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是也被傳又云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注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公以再朝而日言之上說是疏注此魯至狩也○通義云此別一說言溫在以節成其義焉禮諸侯狩不出近郊天子宜然溫在河北已越近郊尚在圻內故爲近杜以爲晉地非○注公以至悅也

○舊疏云正以上朝不日而下朝始日危錄內再失禮則知此書狩者不與再致天子也故言上說是按朝聘例時此日故據以言殺梁傳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

壬申公朝于王所疏

包氏慎言云無月十月之九日也

其日何注

据上朝不日錄乎內也注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

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

疏

注危錄至所惡○上十年注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疏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此不必有善文故知爲危加

錄也

通義云上與諸侯旅見此公特朝故從內事詳錄之殺

梁傳

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故爲危○注不月至於月○通義云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曰閏不書此反乙未

楚子昭卒

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值在十有二月屬上

十二月無事

故不繫月矣按殺梁傳曰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之行事爲

已僨矣

此何氏所本故范氏注云以臣召君僨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於天子然則此朝亦會溫諸侯盡朝爲

內錄故但書公殺梁傳獨公朝與諸

侯盡朝也是也孔氏謂此公特朝非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

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

注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

歸于京師

疏

校勘記出伯討云唐石經原刻作執後磨改作

此當從原刻作執矣○注此難至京師○校勘記云鄂本成

下有公字稱侯而執者伯討彼稱晉侯故據以難以此傳當以作伯討爲是不得据下文執字改執

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

不定已可知矣

注歸之者決絕之辭執于天子之側已白天

子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

疏

注歸者至可知○校勘記出次絕云鄂本

次作決此誤又云毛本側誤例通義云已知天子罪之但歸

之于京師徐治其罪耳後漢書李膺傳昔晉文公執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可知者罪由天子定故爲可知

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

罪定不定未可知也

注

未得白天子分別之者但欲明諸侯

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大惡雖未可知執有罪

當爲伯討矣無罪而執人當貶稱人疏

注義云須歸于京師然

後知天子罪之否也罪雖未定執之當其罪縱天子宥之不失爲伯討蓋必得天子分別之故罪定不定未可知其執之者不能知也○注分別至子爾○此注明經所以分別歸之于歸于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爲或作歸于或作歸之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罪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之辭罪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急辭兩說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于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至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詞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訟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尉王制咸獄解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會其期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罪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必告王也蓋諸侯分土而治不得自治卽不得專執皆必斷之天子也○禮記王制云諸侯賜

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授則賜鉞鉞者得專討矣彼既引崔氏云以不得鉞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也大

惡雖未可知猶言罪未可定也雖未定如執有罪亦得爲伯討此衛侯有罪故也○注無罪至稱人○定元年晉人執宋

仲幾歸于京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據殺大夫師之屬是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注據殺大夫

書疏注據殺大夫書○通義云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

何賢乎叔武注據失兄意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

而立叔武疏

通義云經言衛侯出奔傳言文公逐衛侯者文

武以列于諸侯是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

也疏言若叔武辭則必立其他未

故於是已立注故上稱子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作爲是後磨改作於

於有爲義可卽殆爲禮記郊特牲於其質也卽爲其質也孟子離婁篇殆於不可也

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

叔武訟治於晉文

公令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叔武讓國見殺而爲叔武諱

殺者明叔武治反衛侯欲兄篡國故爲去殺已之罪所以起

其功而重衛侯之無道疏

通義云時衛侯謀自楚復歸叔武恐其爲晉所討故爲之請託于文

公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與此治反義同故注云訟治治卽訟也經義述聞云治與訟義相近小司徒云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者卽大司徒之有地治者也訟士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亦謂訟於士者也古謂理訟爲治訟亦曰辭訟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胥師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皆與此治字同義按治辭音同訟治猶訟辭也得相假借○注叔武至無道○春秋之法許人臣者必使臣叔武讓國不見諒於君兄反爲所殺若更書殺已其罪益著故奪叔武心而爲之諱叔武之賢愈明衛侯之無道愈見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疏左傳曰衛侯先期入注不信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與此小異按彼傳又云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若非衛侯有意殺叔武此晉侯也其稱人何注此何不勝之有明其因疑而殺也

以伯討而何貶者言歸之于伯討明知坐他事故更問之疏

通義云難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也○注此以主問之○舊疏云上四年齊人執袁滿塗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

伯討然則此傳宜云此稱有罪何以不稱侯而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問其貶者正以言歸之于者罪定已可知卽是伯

討明矣知稱人更有所謂故問其稱人之義貶曷爲貶注據他罪不見疏通義云天子雖

罪之不得爲伯討者執之以其私也按衛世家云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于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孔義本此

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

使人兄弟相疑注春秋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

文公惡衛侯大深愛叔武大甚故使兄弟相疑疏注春秋至

使子○襄

二十九年傳文彼注云君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共之蓋必使臣必使子者必使全其爲臣子之道文公但知惡衛侯

愛叔武轉使叔武無以自處則臣子之道難全兄弟之所以致疑也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注文公本逐之非故致此禍也逐之文不見故貶主書者

以起文公逐之疏

通義云放者窮其所至之辭按孟子梁惠王篇放乎琅邪離婁云放乎四海注並云

放至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放猶至也至有

極義言充類極至殺母弟皆文公也○注文公至禍也○舊

疏云上注文公以王事逐之而言非者雖王事不供罪不至

逐而文公逐之疾惡太甚故以爲非也論語云人而不仁疾

之已甚亂也按舊以非字絕句非也注意謂文公第欲逐之

非有心故致此禍始與傳文放字義合○注逐之至故貶○

經無逐文故書人示貶與稱人而歎非伯討者殊○注主書

至逐之○舊疏云其主書者卽文公執衛侯之事也今執衛

侯貶文公稱人見其失所是故貶以

起文公逐之亦以經不見逐文故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者有力于晉也言恃晉有屬

己力以歸方難下意故於是發問疏

注有力至以歸○穀梁傳曰自晉晉有奉焉爾

○注方難至發問○傳疏云文公賢伯而有力於惡人似非其義故執不知問此執其君其言自何

注上元咺出奔晉而文公故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訛其

君而助之疏

注上元至助之。通義云方仇衛何復爲叔武爲衛力按孔釋未明轉義當如何解

爭也。注解文

公助之意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己而

助之雖然臣無訴君之義復於衛非也悖吾臣之義故著言

自明不當有力於惡人也言復歸者深爲霸者恥之使若無

罪疏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止桀刪讞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

衛侯歸之于京師。與諸潔室元咺歸于衛。是爲叔武。爭文公助之事也。莊公無以从他。○君離不裙。臣不可以不臣。

以臣諫君過，偷憚理晉文，助令復歸。文公於是有所惡矣。今
律有名紀，義將何存？子孫若嗣叔母父母，娶嫁甚扶，及扶之

通義云謹案元咺訴君而復歸者春秋叔武未顯故爲之爭者直之直也所以道武也若咺之罪下三十年有歸理

解詰箋云言復歸者移惡於猶侯劉鄕氏

諸侯遂圍許疏

繕梁傳遂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注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

也名者與衛侯鄭同義執歸不書書者名惡當見本無事不

當言遂又不更舉曹伯者見其能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也

霸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脩文以附疏倉卒欲服許卒不

能降威信自是發故不成其善疏注曹伯至當見○校勘記

字當在上文曹伯襄復歸于曹之下按二十一年疏引此曰

曹伯之下注云則此注本在上經下也又出名惡當見云鄂

本見誤是按曹伯襄至圍許經文似爲一節故注於圍許下

各本二句截爲二節故浦氏有此說其實無庸移置也穀梁

傳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是天子歸之也舊疏云天子歸之以得天子之命其罪可除

故言復歸作入無惡之文上衛侯之下注云言復歸者天子

有命歸之不言衛侯而此處者言曹伯者正以文承元咺復

歸之下辨嫌也按舊疏非注複言曹伯者爲注有圍許下與

元咺無涉且中隔諸侯遂圍許事也舊疏又云上二十一年

宋公被執而歸經不書之故知執歸不書今書者其名之惡

富須見之按與衛侯鄭同書名者上注云刺天子歸有罪曹

伯不可一罪言書名以絕之絕曹伯正以刺天子也○注本無至伐也○舊疏云謂何以不言曹伯遂會諸侯劉許正以言遂又不更舉曹伯皆是風疾之義故可以見悔過卽時從霸者征伐也拔穀梁注云免之於宋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卽從反國之辭通于命是尙未復國卽隨從圍許故善其能悔過○注霸兵至其善○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以平于侈伐鄭注月者善諸侯征突錄義兵上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義兵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以下伐齊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是霸功宜月此不月故解詁之舊疏云正以上文溫之會許男不至是不慕霸者而從於楚故因而服之卒不降者正以二十九年書公至自圍許作不得意之文故也解詁箋云不月者與上王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三終

丹徒陳慶年參校字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三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疏杜云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大事表云後入于齊今萊州府膠

州南七十里有介亭水經注膠水篇膠水又北逕黔陬縣故

城西袁山松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古介國也春秋

介葛盧來朝此也寰宇記東陬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

十里古介國也統志黔陬故城在萊州府膠州西南穀梁

傳介

國也

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

疏杜云葛盧介君名也穀梁傳葛盧微國之君末爵者也禮記曲

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君子知此微國故止名也

何以不言朝注據諸侯來曰

朝疏注據諸至曰朝○不能平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

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

以禮義疏注不能至讓也○白虎通禮樂篇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注進補至禮義○舊疏云正以下三十年介人侵蕭不名故知此稱名是其進按莊五年鄭犁來朝亦未得爵命而稱朝蓋行朝禮者此與襄十八年書白狄來同彼穀梁注云不言朝者不能行朝禮也是也繁露玉杯云志爲質物爲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甯有質而無文雖弗子能禮尙少善之介葛盧來也

公至自圍許疏

莊六年傳云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明此不得意也不得意見前年遂會諸侯圍許下注刺文

是

夏六月公會主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

文公簡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乃者惡霸功之廢於是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翟泉按穀梁亦作翟杜云翟泉今洛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狄

翟字通水經穀水篇注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鵠出蒼色者飛翻冲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翟泉盟會之地陸機洛陽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翟泉所在不得於太倉西南也大事表云鄭氏曰狄泉本在下都城北城成周時乃繞狄泉于城內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始入于成周此時狄泉與成周猶爲兩地水經注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今大倉西南池水名翟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蔓宏城成周乃築之沈氏欽韓云周是時都于王城漢河南郡之河南縣也故得盟于翟泉若微王遷成周卽漢之洛陽狄泉在城中非可爲會盟之地矣按未城成周之前狄泉亦不在成周城內差繆略云公羊作公會按石經穀梁亦作公會左氏經無公字按彼傳云公會王子虎以下盟于翟泉又云卿不書罪之也並不言不書公議則左氏經當有公字無者脫漏耳杜以爲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敵公侯廟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非也○注文公至會之○左氏以王人爲王子虎昔人宋人之屬爲狐偃公孫固等按所傳聞世大國有大夫此稱人故知微者說苑敬慎云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眾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圖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帝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

浸蕩浸亡通義云皆何以稱人公會大夫之辭也牽涉左氏

爲說○注月者至於是○舊疏云正以月非大信之辭也

秋大雨雹

注夫人專愛之所生疏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爲

盛陽雨水溫暖而陽熱陰氣薄之不能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又云左氏傳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說曰凡物不爲災不書書大言爲災也凡雹皆冬之悲陽夏之伏陰也○注夫人至所生○蓋與西宮災同義五行志劉向以爲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子政習穀梁故與此小異御覽引考異郵云僖公二十九年季秋昭公三年冬並大雨雹時僖公專樂齊女綺畫珠城之好掩月光陰陽凝而爲災異昭公事晉陰精用密故災何氏與春秋說同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臺寵任亞于公子遂抑或然乎此惠氏士奇說按此占本之劉向

冬介葛盧來

注前公圍許不在故更來朝不稱字者一年再朝

不中禮故不復進也

疏

注前公至來朝○上經書公至自闔許在介葛盧來下故知公闔許不在

禮也左傳於春介葛盧來云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上年因會而闔也彼傳又云以未見公故復來朝○注不得至進也○嫌再朝內宜再進稱字也諸侯於天子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亦以五年近得正宣公九年如齊加錄書月是也所謂

朝罷朝也一年再朝非禮故無善文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

注据歸在下道殺也注時已得天

子命還國於道路遇而殺之坐之與至國同故但稱國不復

別也言及公子瑕者下大夫別尊卑疏

注時已至別也○通義云衛侯在道使人

殺咺而後入故從君殺大夫辭也史記衛世家云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左傳曰公爲之請納玉於王

與晉侯皆十數王許之又曰衛侯使賂周顓冶屢日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詳略不同率皆得天子命未至國而殺元咺也按道殺似謂衛侯在道遣人殺之何謂於道路遇而殺之未得其責坐之謂坐專殺也○注言及至尊卑○穀梁傳及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通義云瑕者元咺所立不成爲君故以咺累之也史記謂衛君瑕出奔誤

衛侯鄭歸于衛

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注据未至而有專殺之惡與入惡同

疏歸者出入無惡之文此衛侯出入俱不得無惡而曰歸故難之○注据未至惡同○舊疏云正以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今此衛侯未至而專殺歸惡乎元咺也○注衛侯歸殺無故宜與入惡同不合言歸

歸惡乎元咺也

注衛侯歸殺無

惡則元咺之惡明矣

疏注衛侯至明矣○春秋之義君殺無罪大夫則不書葬成十年晉侯孺卒

注不書葬者殺大夫同等是此衛侯出歸與元咺出入一事如衛侯殺元咺爲無罪大夫衛侯當書入以見義此書歸明衛侯無惡矣曷爲歸惡乎元咺注据師還疏注据師還○莊八元咺惡矣此滅同姓何善爾非師之罪也注明君之使重在君則彼爲歸善于師歸惡于君此歸惡于元咺不歸於衛君與善辭也

彼義違故

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

晉人執衛侯歸之

據以難也

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

晉人執衛侯歸之

于京師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恃晉力以歸是也

疏唐石經諸校勘記云

本同隸釋載公羊殘碑後云三十年言君出則已入然則熹平石經不與何本同故舉其異者言之○注晉人至是也○並見二十八年彼傳云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注有力焉

者有力於晉也言恃晉有屬己力以歸卽此見咺罪君入

則已出

注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元咺出奔晉是也

疏

注衛

是也○亦見上二十八年

以爲不臣也注故不從犯伯執爲天子所還言

復歸從出入無惡言歸以見元咺有出入罪衛侯得殺之所

以專臣事君之義名者爲殺叔武之惡天子歸有罪也執歸

不書主書者名惡當見疏

正以元咺不臣故衛侯得從出入

惡今爲天子所還爲入無惡書復歸也○注以見至之義○包氏慎言云此爲憲君者微也君天也與君爭曲直是無天

也元咺以不臣論誅明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也○注名者至罪也○校勘記出之惡云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之序

此衍接二十一年疏引此注亦無之字諸侯不生名此書名者君殺無罪世子母弟合絕又以見天子歸有罪與二十八年書衛侯鄭自楚歸于衛同意○注執歸至當見○解此主書衛侯鄭義也上執歸不書名爲叔武諱又當書名以見惡故於其歸也書

之互文見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疏稱人者非伯討据左傳爲晉文修不禮之怨故

介人侵蕭注

稱人者侵中國故退之疏

注稱人至退之○決上

之故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云蕭地近宋昭宣十二年楚人滅蕭當是宋附庸國按介去蕭絕遠蕞爾豈夷稱師寇侵略諸華故貶稱

人退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注

與葬丘會同義疏

注與葬丘會同義

云宰猶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以加宰知其職大尊重富與天子參據萬機而下爲諸侯所會惡不勝任也此宰周公而下聘諸侯知亦爲不勝任穀梁傳云天子之宰通乎四海亦與葬丘會同按春秋於王世子出會三公會諸侯出聘皆謹所以尊尊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無遂事疏

白虎通篇舊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按公卿士皆一

字者公職大尊重無之適四方事卿亦大夫士卑故也此其

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不從公政令也時見使如京師而

橫生事矯君命聘晉故疾其驕蹇自專當絕之不舉重者遂

當有本疏

通義云政主也義如今日之事我爲政遂本受命聘周在道自生事聘晉此政逮大夫之始是以謹

而錄之如晉非君命而從內使文者言遂則生事已見故不

嫌也何氏謂不得爲政爲不從公政令按孔義亦通見至聘首○釋文矯居表反又作矯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

人欲矯邪防非飾古曰矯正也矯與矯同其字从手是矯矯

通矯託也○注故疾至絕之○校勘記云宋本同閩監毛本

之在專下誤也繁露矯華云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

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甯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教訓

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說苑奉使篇亦云故若有危而不專教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又尊賢

云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弱弱

之患也風俗通十反云公子遂僵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
也○注不舉至有本○遂者繼事之辭必有所本故不得舉
重也穀梁傳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彼注引何君
廢疾曰大夫無遂事按宣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鄭惡季
孫不受命而入也如公子遂受命如晉不當言遂鄭君釋之
曰遂固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經近上言天王使
宰周公來聘故公子遂報焉因聘于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
若公子遂自往然卽云公子遂如京師如晉是同周于諸侯
叛而不尊天子也公羊傳有美惡不嫌同辭何獨不廢之於
此乎劉氏申何云文八年公子遂會晉會戎四日之間不能
再出而兩書公子遂以後之奉命正前之專命故加日以表
之春秋非爲尊周而作故朝聘俱言如與諸侯同文豈得云
叛乎大夫無遂事故公子遂卒弑子亦季孫宿遂卒昭
公見微知著爲萬世戒也穀梁不傳斯義動成燕說鄭氏從昭
而爲之辭夫子曰惡偽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殆
不免矣按何氏此意極爲嚴正鄭氏必欲入室操矛故爲劉
所駁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疏左傳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
樂安入海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春
秋分曹地東傅于濟濟水自此東北流出鉅澤其一水東南

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瓠子河爲又東逕佛城
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今鄆城
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也大事表云禹貢濟水東出
于陶丘北鄭氏曰曹在濟陰定陶是在濟水之南其地夾於
魯衛之間曹在衛東魯更在曹東故在曹則曰東傅于濟而
杜注則曰濟水過魯之西也曹魯分境之濱在鉅野壽良須
昌之間鉅野縣今分屬曹州府壽良卽今兗州府壽張縣須
昌在今泰安府東平州今曹州府治卽古曹國與魯之東郊
鉅野相接所爭濟西田蓋在此馬氏宗權左傳補注云水經
注菏水東逕重鄉南左傳臧文仲宿于重館者也菏水又東
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臺高二丈許其下臨
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
菏水也是曹與魯境相接在菏濟二水之間今分曹出傅于濟蓋過重鄉以南矣

惡乎取之注以不月與取運異知非內叛邑疏注以不至叛
昭元年三月取運傳云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
也注云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月者
爲內喜得之故書月也此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注據
不月知非內邑故尚之取叢言邾婁田也疏注據取叢至田也○見下十三年按
取叢言邾婁田也疏注據無邾婁田事疑此涉上取濟西田而

衍諱取同姓之田也注同姓相貪利惡差重恥差深疏

注同姓至

差深○隱四年注云取邑以自廣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是取邑皆貪利此取同姓田故惡愈重恥愈深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注据伐同姓不諱卽有兵當舉伐

曹下日若甲戌取須朐疏

注據伐至須朐○文七年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朐傳取邑不日

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伐邾婁而去他人

自以甲戌日取之若有兵伐曹宣書公伐曹下書某月日取

濟西田矣校勘記云宋本

濟西田分曹地也注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

閼蓋毛本同鄂本下誤不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

侯也注班者布徧還之辭疏

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注二十八年晉侯討曹分其地竟界

未定至是乃以賜諸侯昭四年左傳例曰凡克邑不用師徒

日取取田義亦同接左氏以濟西田實是曹地非公羊義○

注班者至之辭○校勘記云鄂本徧字空缺按釋文作布徧

經注本蓋作布還此合併爲一爾雅釋言云班賦也注謂布

與書序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左傳襄二十六年班荆

相與食注班布也書堯典班端于羣侯義亦同國語晉語云

車班外內廟以訓之注班徧也通義云班者有差等而偏分之辭也奪非其有曰取占廣其界曰侵晉侯執曹

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

注據晉還

之得爲伯

疏

注据晉至爲伯○舊疏云卽上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何者稱侯以執伯討

之文然此傳云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正指上二十八年執曹伯以畀宋人之文言晉還之者謂執曹伯而

還諸侯之田矣按何意晉還之得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庸其譁矣久也注魯本爲霸者所還

爲伯討則魯取之無所庸其譁矣久也注魯本爲霸者所還當時不取久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復得故當坐取邑

疏

注魯本至取邑○校勘記出不應以得云鄂本以作復此

疏誤宣元年疏引此注此本閩本皆作復通義云晉班曹田在二十八年距此已久事不相承若云取濟西田于曹直似我取同姓之田不顯伯者所班故諱不言曹使遠蒙晉侯執曹伯爲文足以相比也解詁箋云當時取之亦坐取邑如鞶戰書取汝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同姓故爲久之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解詁似失之按此爲晉侯所班彼爲乘勝脅齊求勝恥甚故當時坐取邑然與此辭同義異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

疏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三卜也四卜卽此經及

襄十一年是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疏

禮記曲禮注求吉不過三年魯四卜郊春秋譏之

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

注

据俱卜也求吉之道三注三卜

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

疏

注三卜至三卜○禮記曲

禮云卜筮不過三疏引王肅云禮以三爲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又引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爲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惟用一故不至三也正義又云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成十年夏四月五十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舊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庚日推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禮不卜常祀是常祀

不卜也襄七年左傳歲熟而郊而後耕今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云魯郊博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月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卜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說同與何休義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蓋春秋正月乘大路祀帝于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如魯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按鄭氏曲禮注云卜郊春秋議之正用公羊義何氏定十五年注謂已卜

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但論
魯郊一時故事耳非謂五卜郊合禮也與此傳三卜禮也四
卜非禮也亦合春秋凡四月郊皆非禮故舊疏云三卜是禮
理不應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博卜三正
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是以書也是也蓋魯之正
郊在建子月明堂位所載是也所以避天子也周圜丘之祭
在子月故郊用寅月三王同也所謂啟蟄而郊也周郊不卜
魯郊卜舊疏云三卜禮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
事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是也故子月不
吉卜丑月丑月不吉卜寅月寅月若不吉則止至卯月皆四
卜也故春秋譏之不從則不郊而書之者爲猶三望故也諸
家唯與左氏禮不卜常祀之說殊耳崔氏三禮義宗自論天
子三筮三卜之常與此經三十四卜之義異也然如何氏此
注則每卜皆三三卜之中觀其從逆之多少以爲吉凶蓋卽
洪範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與然則傳文求吉之
道三與上傳三十卜禮也之三十各自爲義不干涉也祐嘗不
卜郊何以卜注禘比祫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據之疏御
引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質而不卜傳曰禘祫不
卜古周禮說大宗伯曰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率執事而
卜日大鬼謂先王也按曲禮疏引鄭箴音育云當卜祀日月
耳不當卜可祀與否其意以爲魯郊常祀不須卜但卜祀日

則宗廟常祀亦不卜可祀與否仍卜日又周禮大祭祀命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皆無祭不用卜之解而學記未
不禋不視學鄧亦不以記文爲誤蓋從古周禮說也繫露郊
祀云百神之祭不卜而郊卜郊祭最大也按周禮大神大而
有卜日之說然如圜丘方澤皆用二至郊用上辛皆不卜日
也四時迎氣在四立之先三日亦不卜日惟九月明堂大享
帝或須卜日耳其祭大示則無文以言之通義云夏祭爲禘
秋祭爲嘗祭統曰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
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廟
嘗禘是也皆重祭故舉以相難也禘嘗不卜非不卜也但據
春秋無卜文也以禘爲時祭非何義然周人以禘爲大祭夏
祭改名祔矣○注禘比祔爲大○王制疏云其禘祔大小鄭
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祔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
之主皆升台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
爲大祔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云吉禘于莊公禘者諦也
昭穆遷主避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遷禮其廟
合食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
審禘昭穆遷主避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遷禮其廟
主者以公羊爲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虛
也明比各祭爲公羊義疏引三十孫炎等注皆以禘爲五年云
惟天子崩與祔祭祔坂羣廟之主明禘祭不故羣廟主虛

且經傳凡大祭皆稱禘祭法之禘黃帝禘魯謂國已大祭也
大傳之禮不王不禘謂夏正郊天也故宗廟大祭亦稱禘祭
義云古者於禘也發腫賜服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又中庸
以禘嘗之義與郊社之禮並舉知禘比祫爲大矣文二年傳
以大事爲祫者以祫亦大祭非必專以祫爲祭之大也嘗疏
云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
○注嘗比至爲大○禮記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曾子
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又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禮
家多以嘗禘與郊社並舉郊特牲篇首亦先言郊社稷次言
禘嘗禘祫同爲宗廟大祭而禘大於祫祫祠烝嘗同爲四時
常祭而嘗大於祫祠烝以秋時百
卜郊非禮也注禮天子不
物告成故其祭較三時爲特盛也
卜郊疏注禮天至卜郊。御覽引異義古周禮說大宗伯曰
說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按春秋禮記皆以郊用
上辛惟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左氏說謂郊以正月上
丁荒据此周正月也故南齊書禮儀志顧憲之議春秋
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
用牲于郊先儒以爲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亦可以接
故事天神與天子郊有常日故不須卜也通義云卜禘嘗得禮
故不書卜郊非禮乃書然禘亦成王特賜與郊祭同不卜郊
得以郊非禮禘得禮運云傳之郊禘非禮也是也
卜郊

何以非禮注据生言三卜禮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

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

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

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

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疏注以魯至
卜爾○以

魯郊非諸侯常禮故卜爾非謂魯郊失禮也郊爲成王所賜

何非禮之有故舊疏云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不卜

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御

覽引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筮而不卜傳曰禘祫不

卜魯於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郊從乃郊不從則

己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按天子郊亦用

辛見郊特牲通義云謹案周禮以冬日至祀昊天上帝于圜

丘配以帝嚳謂之禘又以夏正正月上辛斯穀于上帝配以

后稷謂之郊禘郊皆有常日故不卜也魯不敢效天子日至

天之事故用郊禮而擬禘月轉卜三正與周禮殊康周公

得有此祭耳非常禮也魯郊雖非禮成王賜之魯公受之有

自來矣非八佾兩觀之比故不譏譏其牲卜失禮者而已齊

氏召南考證云凡春秋書郊皆非禮也於非禮中又有失禮
此爲異耳公羊之說漏於左氏樂露郊祀云郊因先卜不吉
他物。如又云春秋讓喪祭不讓喪郊郊不辟喪尚不辟況
孟勤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
孟春乘大路載弧獨旛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魯君
后稷天子之禮也。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
殷之祭天車也弧旛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旌旗
畫日月帝謂蒼帝農威仰也。吳天上帝魯不祭又祭穀云昔
者周公旦有大勤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
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稱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
內祭則大嘗禘是也詩魯頌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
典法之勤命魯郊祭天王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
頌同於王者之後又閭宮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
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明堂
朝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
時制太平事也周公制禮攝政鄭氏與諸家不同鄭以武王崩
月喪畢成王卽位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
都時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二十二
公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黨與故金縢云周
年十四至明年雷風

之異迎周公而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明年誅武
庚管蔡又明年自奄而還四年封康叔成王年十八明年營
洛邑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焉王肅等以
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故詩疏引金縢注云文王十五
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一年矣十三年伐
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九年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
稱元年周公居攝稱元年遭流言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
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
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成王卽位時十三攝政七年成王
二十爲孔傳同詩鳴鳴傳甯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則
無避居之事應同王孔之說何氏此注亦言成王幼少周公
居攝明卽位時卽攝位不必俟東征後或與王肅等同也王
肅亦必有所受或卽班固賈逵舊說耳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
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轄郊以明至孝
天所興也論衡感類篇開匱得書覺悟泣過決以天子之禮
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漢書梅福傳昔成王以
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風雷著變又儒林傳谷永上疏
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周舉傳詔問
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問曰
爲之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卽有反風之應隆太平之功
公有請命之應靈紀張良上疏曰昔周公旣薨成王天動威
不具禮天乃大風偃

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樹木盡起按書金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恐王與大夫盡弃以啟金縢之書又云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似風雷金縢之變在周公未沒之前與此殊者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云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不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漢書注引書大傳又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子周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聞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子不及知乃不葬於周而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通鑑前編引書大傳又云所以明大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周公成王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周公也然則今文尚書以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以王禮葬則魯郊均在啟金縢後與今文春秋同也史記悼世家亦云周公旣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人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問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命悼得郊祭文王尊有天子禮樂者以喪周公之禮也史公多從安國問故則古文尚書

家亦同此說也。繫露郊事對云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禮記禮運云醜郊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醜禮記郊先王之爵也唯爵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疏云明堂云夏曰醜殷曰郊是先王之爵也魯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魯與王者之後用之然則二王之後得郊天故禮運云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魯以周公之故特賜以郊故春秋以爲非禮謂非諸侯之正禮非謂魯不宜郊也○注非正至免牲○正以天子郊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正故卜下於天子也三卜者博卜三次謂用止正二三月也月各一卜無論何月吉則用之三不吉則止故免牲○注謂之至意也○禮記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何氏所不取郊交疊韻爲訓穀梁傳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本此爲說繁露郊祀云立爲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子也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注不言至斥尊○穀梁傳注云不言郊天者不敢斥尊也舊疏云欲道禘于太廟于莊宮武宮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已卯烝之屬又不斥可斥也其禘于莊公之屬非禮記時祭之禘且各有所爲也魯郊何以非禮注據成公乃

不郊惡之疏

注據成至懲之○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天子祭天

注郊者

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於南郊者就陽位也橐席

元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爲天至尊物不可悉備

故推質以事之疏

注郊者至於郊○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

郊又云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

一歲之事每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也通典注引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之序莫重郊祀荀子禮論篇郊止乎天子社止於諸侯

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鉅宜小者

小通義云謹案禮三本曰郊止天子社至諸侯道及士大夫此言天之道尊地之道親尊則祭其尊者卑則祭其親者禮

經多天地社稷並稱諸侯不得祭天故天子以郊祭爲至重

祭繁露郊祭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

天郊如此甚也天郊如是也○注於南至位也○校勘記云鄂本於

作居此本疏標起訖同當据正禮記郊特牲日郊之祭也大

疏

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通典
之○引匡所等奏亦云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注秦席至事
鄂本同閼監毛本校勘記云何校本橐作橐从禾是也又出大珪不綠云
記云酒體之美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酬敬文繕之
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鞶之尚明
質也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
素車之乘尊其樞也貴其質而已矣又曰埽地而祭於其
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
其德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葬之甚也如是而後
宜注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橐席者禮
記禮器云而橐鞶之設注穗去實曰鞶禹貢三百里納鞶服
橐除穗粒取稈橐爲席也元酒者禮運云元酒在室正義
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
謂之元酒謂用陶匏者郊特牲疏云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
謂之屬故周禮旅人爲益匏謂酒爵大圭不琢者禮器作不
琢注云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太羹
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是也積漢志注引援神契云燔
燎埽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
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諸侯祭士注土謂社也諸

侯所祭莫重於社卿大夫祭五祀上祭其先祖

疏

云天子祭禮記王制

天地諸侯祭社稷○注土謂社也○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廟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風俗通祀典篇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故封土以爲社而祀之報功也漢書郊祀志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吳氏經說按土地聲轉土之於地猶火之於燧貨之於賄古今字也故經傳多以土對天易灑乎天灑乎土詩薄天率土與此傳皆是公羊禮說云傳不言社而言土者公羊之說不取左氏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也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孝經說社者土地之神白虎通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則此不言社而言土者指五土而不指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王肅馬融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然皆人鬼也而非地神鄭駁異義曰宗伯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得先五岳而食鄭氏說諒矣足以破許說之謬蓋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言土者據本名也漢高以夏禹配官社所謂變置社稷亦指所配之人耳○注諸侯至於社○舊疏云欲道魯郊爲非禮之義也對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大夫祭五祀宗廟則社祭爲重○注卿

通五祀篇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耳漢書郊祀志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雷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尸子允王之祀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廟也若然祭法云大夫立三祀者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五祀是有采地者按曲禮注較安夏殷禮質周文有等威之辨降殺以兩則大夫不得同諸侯五祀故減去司命中雷適士又減去族厲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竈也

天子有方望之事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

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疏注望至六所○方望謂四方所望也舊疏引舊說云四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兩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漢書郊祀志曰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辰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觀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大宗伯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古周禮說通義云言通乎四方也周禮兆

四望于四郊按注言四方羣神言其凡日月星辰以下其目也日月星辰以下卽四方之神天子郊天時望而祭之故周禮卽以四望括之四方羣神不在三十六無所不通注盡八所內夫曰羣則每方不止一神矣舊說誤

疏注盡八至郊也

○正以極至也盡四方之所至故天所瀆地所載無不包也爾雅釋地有四極彼謂四方極遠之國其實猶未盡極也分言之八極總言之四極同也詩文王云使不挾四方傳挾達也制覽引白虎通云門四出何以通四方也大戴禮虞戴德云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唯天子乃能達四方故無所不通諸侯則殺亦如天子周城諸侯則軒城天子宮縣諸侯則軒縣天子脩四時之祭諸侯則祠則不祔祔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也此天子有四望之祭諸侯止三望亦猶是也郊祀志云天子祭天下名大山川懷系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無所不至攝瀆舉其大也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注故魯郊非禮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者則不祭禮記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又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亾其地則不祭郊祀志云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爾雅釋地梁山

晉望也又禮記禮器云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羣望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左傳昭七年韓宣子曰並走羣望又昭十三年左傳楚共王大有事於羣望謂此屬也說苑君道篇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問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又見哀六年左傳明河非其封內山川也風俗通怪神云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土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詔也不過其望卽不出封內也通義云若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是也諸侯所祭唯封內山川而已無方望之事也穀梁注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此專指魯言○注故魯郊非禮也○通義曷云魯之望亦非禮按魯止望祭其封內山川不得云非禮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疏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也免牲禮也注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縲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疏

注魯卜至免之○正以天子不卜郊故專指魯言也○注禮下至南郊○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縲衣縲裳有司元端奉

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注元端黑衣接神之道元黑者天地之色也南郊天位歸之于陽也淮南子齊俗訓譬若芻狗土地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袞大夫端冕以送迎之義亦同此穀梁哀元年傳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又日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公羊無此義○注明本至天牲○成七年傳不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注養牲不謹敬有災傷

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大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疏哀元年穀梁傳曰全曰牲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甯有按彼傳未姓曰牛卽哀元年之改卜牛定十五年之牛死改卜牛首元年之改卜牛成七年之改卜牛是也傷曰牛則定十五年之鼷鼠食郊牛哀元年之鼷鼠食郊牛角盲三年之郊牛之口傷成七年之鼷鼠食郊牛角又乃免牛是也傳以傷者曰牛別乎全者曰牲其未成姓曰牛從可知也○注養牲至名之○校勘記出養牲不謹敬有災傷云鄂本宋闕本同監本刪改有作致毛本從

之按作致是也禮記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爲犧牛帝牛必
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
授除處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
之往職讀爲穢穢人者謂牧人充人與牧人云凡祭祀共其
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蓋
牲中選者牛人入之牧人臨祭時牧人授之流入充人繫養
之三月一時節氣成此養牲之節也左傳牛卜日曰牲注既
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謂在滌三月無災者故尊而異之也
不謹而災傷天神不享則仍其本稱牛也通義云養牲不謹
致有傷而免之失敬事之禮故言免牲者不謹言免牛者譏
也牛得卜曰牲牲傷不可用乃復名之曰牛○注非禮至而
已○校勘記出非大牲云鄭本同閩監毛本大作天是也上
文兩言天牲穀梁傳言免牛亦然與公羊義乖按既不成牲
天之所棄仍元衣縕裳放之南郊何爲故但自省責而已繫
露願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至於祭天不
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
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
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禁也是則省責之義也
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疏校勘記云唐石

毛本泰作大下同按釋文作太山云本亦作泰今本當據此
改周禮疏引異義謹案云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

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山川故言三望按左傳望郊之細也疏引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與許說同毛詩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養罪言竟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竟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分星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獨据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于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輿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卜相僅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接此下云河海濶乎千里以其通氣致雨潤澤所及故亦秩而祭之蓋又不在竟內山川之限矣通義云北望泰山西望河東望海南不及淮者闕其一方以下天子是也蓋望爲祭羣神之通稱白虎通封禪云望祭山川祀羣神也魯祭泰山河海故止三望耳堯典望于山川偏于羣神詩疏引鄭注望者祭山川之名偏者以尊卑秩祭羣神若邱陵墳衍之屬彼對文故望與偏異其實山川之神亦以尊卑秩祭王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屬是也又王制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者是

人祭河疏泰山是齊魯曷爲祭泰山海注據郊者主爲祭

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

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

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共餘山川視卿

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礲雨升燎者取俎

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柴上燒之疏

○此皆至及之說苑辨物篇

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燭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廣博故視三公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靈助化位相亞也○注秩者至所宜○書堯典望秩于山川

公羊疏引鄭注秩者徧以尊卑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是卽隨其尊卑高下之義也說文豐部鄙爵之次弟也引虞書曰平鄙東作鄙

正字扶跋借也○注禮祭至大夫○舊疏云皆王制與禮說文穀梁疏引稽命徵云祭天犧角繭栗社稷牛角握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舊疏所謂王制及禮說文也二者相兼乃備王制注云握謂長不出膚蓋社稷次于天地故與宗廟同六宗五嶽四瀆與大夫賓客同其餘山川則舊疏云小山川之屬但牽牛而已所謂祝卿大夫也按詩疏引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腥禮郊特性疏引云山川五嶽之牛角尺禮器疏引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穀梁疏引云郊天牛角繭栗三望之牛角尺皆爲稽命徵語小異也王制注云視者視其牲器之數疏引書大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遷豆爵獻之數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祫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猶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祫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祫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云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皆與子男同今此云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則嶽瀆無異不別公侯伯子男則以諸侯同而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似三公尊於諸侯書大傳夏傳又云四瀆視諸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並與周禮不同王制疏云此王制所陳多譏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

據異代法也然則何氏所據或亦非盡周禮與孫氏志祖謂
書牘錄云詩有挾其角毛傳社稷之牛角尺疏云王制無社
稷之文卑於宗廟疑與賓客同尺也志祖疑賓客或卽社稷
大正義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亦可證
然繁露郊事對引王制亦作賓客之牛角尺下云德滋美而
牲滋微也按以牛角次之則四望山川卑於社稷而禮器述
諸神獻數則社稷五祀在三獻四望山川在五獻又周禮司
服緜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毳冕五章祭四望山川在社稷上
者禮記疏引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
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
類直以功見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爲尊也義或然也

○注天燎○爾雅釋天祭天日燔柴郭注旣祭積薪燒之禮

觀禮曰祭天燔柴禮記祭法曰燔柴于泰壇祭天也正義謂

積薪于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于天也說文

示部柴燒柴燎祭天也引虞書作柴又火部燎紫祭天也柴

與紫同此聲故燒柴祭曰柴白虎通封禪篇燎祭天報之義

也書堯典至于岱宗柴柴卽燎故禮記注引鈞命決禮記疏

引斗威儀並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是也詩大雅棫樸薪之

槱之義云白接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茂然豫斫以爲薪至

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

祀昊天上帝以寶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

雨師注禱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聞者櫛積也詩曰
荒棫樸薪之槱之彼大宗伯所記總釋祀天神之禮爾雅徒
釋祭名祭法專指祭天每歲常禮觀禮據鄭注引郊特牲日
知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引宗伯職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蓋皆燔柴也○注
地瘞○釋天日祭地曰瘞蘿注既祭埋藏之詩疏引李巡云
祭地以玉埋地中日瘞埋孫炎云瘞者翳也既祭騎藏地中
也祭法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疏謂瘞埋牲祭神州地祇于
北郊也周禮司巫云凡祭祀守瘞注瘞謂若祭地示有埋牲
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爾雅釋言云瘞幽也
鄭注禮運云埋牲曰瘞埋於地尚幽故謂之瘞也又周禮肆
立大祀用玉帛牲牲鄭司農云大祀天地蓋祭天則燎
加牲玉祭地則埋牲玉焉觀禮云祭地瘞鄭注云柴爲祭
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則與爾雅祭法文同而義微別周禮
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
宰犧宰四方百物注陰祀白血起故書驅爲罷鄭司農云罷
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驅牲首也驅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
明地示之屬皆取義於幽陰也埋牲蓋先磔而後埋與○注
日月星辰布○釋天云祭星曰布郭云布散祭於地釋文引
布取其象之布也舊疏引孫炎又云既祭布散於地似星

布列也。按祭法云：幽宗祭星也。注宗當爲禁幽祭，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又云：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星辰天神，故築壇以祭布者，其祭之形蓋日月亦布象日月之麗乎？天也。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亦燔柴用牲矣。祭養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知郊天並祭日月也。○注山縣○釋天曰：祭山曰廢縣。注或廢或縣置之于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舊疏引李巡注云：祭山以黃玉及蠻以廢置。凡上遙遠而厭之者，縣故曰廢縣。又引孫炎云：廢縣埋於山足，日廢埋於山上，曰縣是也。觀禮云：祭山王陵升於山林川澤曰禋。沈注祭山王陵升於山林川澤曰禋。沈注祭山王陵升於山林川澤曰禋。沈注祭川曰浮。沈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云祭川沈疏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川釋曰：埋然則觀禮之升，卽縣。大宗伯之禋，卽廢。各舉其一也。○陵升於山林川澤曰禋。沈注祭川曰浮。沈注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云祭川沈疏言：沈不言浮者，文略也。大宗伯注祭川釋曰：埋然則觀禮之升，卽縣。大宗伯之禋，卽廢。各舉其一也。

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引
凝爾雅文雜不可据以難禮周禮賈疏庶斯爲異代法皆非
爾雅祭地曰瘞。釋名曰瘞。釋名曰瘞。釋名曰瘞。釋名曰瘞。
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云以狸沈祭山陵川澤。按瘞埋是
以牲玉埋藏於地中。瘞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曰祭山以黃
玉以璧度置几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于山林中其說良
近。蓋古者祭山之法先瘞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
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壠注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
瘞藏之。此先陳後埋之證。瘞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瘞縣而
後埋故亦謂之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瘞縣有異。散
文則通惟祭川是以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故名浮沈或
名沈。凡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沈載浮。舟浮物亦名
沈。沈可見浮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王爲沈。非是周禮小子
職沈辜僕儼。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也。祭
川或言浮沈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
有詳略而義不殊。儀禮祭山丘陵不云瘞縣而云升者對沈
言之且兼明就祭之義其實名異義同。周禮止云祭山林川
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之埋。此三經詳略異同之
義。謂爾雅瘞縣爲卽周禮之所謂埋。固非而以周禮疑爾雅
亦非也。按胡氏謂先陳後埋其說精確不然則與祭地之瘞
埋何異。不燒而埋者爲地祇故也。以別乎天神○注風礮○
釋天云祭風曰礮。郭云今俗當大道中礮狗云以止風此其

象舊疏引李巡云祭風以牲頭破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
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鄭司農注大宗伯云罷辜
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又注小子云辜謂磔牲以
祭也引月令九門磔牘以畢春氣賈疏大宗伯云此舉漢法
以羌羣爲磔之義也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
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邵氏晉書爾雅正義云封禪書秦
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荀按於文蠱蟲爲蠱蟲生
於風秦制是祭風之制也後鄭大宗伯注云羣蟲性崩也崩
而磔之謂磔擗及蜡祭蓋當時羣蟲牲體皆從胸腹解折之
月令於季春云磔擗又十二月大饑時亦磔擗蓋磔牲以禳
去惡氣猶磔狗以止風也○注兩升○舊疏云無文何氏更
有所見公羊問荅云問兩升果無文乎日舞名有此文祭兩
日升祭星曰布升取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
之見耳按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飄師雨師蓋燔燎而煙氣
上達故謂之升與禋祀實柴互文見義焉○注燎者至燒之義
○禮記疏引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三燔義
禮神者訖事卽收祀神者與牲俱燎今國家郊祀天地祀神
之玉常用禮神之玉則無請下有司求夏玉造蒼璧九器訖則藏
之其燎玉依常制從之禮神之玉卽大宗伯之蒼璧以事天黃
琮以祿地又典瑞之圭有邸以事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也其燔
之玉則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

其實肆師所共不獨升煙塞埋之玉帛牲亦兼有禮神之
玉帛牲也大宗伯注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染上焉書釋文引
馬融書注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蓋大宗伯之煙祀
有或無也其祭圜丘方澤南北郊則牲帛俱有其七體者舊
疏云卽少牢之肩臂屬膊脰正有臍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
之屬也按何注言七體者指豚解言謂殊左右肱股而爲四
又兩脅一脊而爲七也禮記禮運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
謂之全肴左右肱骨各三亦謂之前脰骨三者肩臂屬也左
右股骨各三又謂之後脰骨三者將脰數也共十二體有骨
三正有挺脊橫脊也合爲十五又左右兩脅骨各三正脅代
脅短脅也合爲二十一體所謂體豚也又謂之房脅少牢十
一體去脰也又按類聚引書曰白魚入于舟中王覩坂出渙
以燎卽今文大誓語詩疏引鄭彼注云疾淫也王出于岸上
燎魚以祭變禮也蓋祭天禮用特牲今取魚以燎故爲變禮
武王以魚爲瑞故特燎以祭儀禮疏引書中候云魚者水精
隨出入得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言
申朕意是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言
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疏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終朝而樹雨沾洽後漢書注引書大傳曰五岳皆觸石出雲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注側手至不合○通義云謹案膚與堂

上七扶之扶同四寸曰扶取其鋪四指也阮氏福膚寸而合解云膚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云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伏生尚書大傳扶寸而合郭注四指曰扶音膚韓非子上告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山是觀之則膚扶聲之轉所謂膚寸而合者如雲出山散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鋪先分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漸肖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之雲相難四寸而合也按王制云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引公羊此傳并鄭注投壺禮四指曰扶亦以扶與膚同玉篇引公羊作扶寸而合廣韻同又引注云側手曰扶按指曰寸是古本公羊膚皆作扶也膚亦或謂之握禮鄉射禮箭籌八十長尺有握素注握本所持處也握本以作膚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握曰指卽四寸籌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儀禮古義云按文當云握本作按依鄂本改按膚寸而合如注解甚直捷言雲觸石而出膚寸之徵皆合注云無有膚寸而不合是也不必如阮說之另生別解也按指爲寸者說文寸部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輒謂之寸口从又徐鍇曰一者記尺丈皆取法於人身故也凡寸

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秦

山爾注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疏

後漢書肅宗紀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

爾者冀不崇朝偏雨天下之報詩召南殷其鬻傳山出雲雨以潤天下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云傳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大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乎千里彼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台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此白石神君碑上言出讚長育下言澍雨枯洽信知公羊二語之不指雲矣劉氏寶楠云翁氏以觸石二句爲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尚書大傳五岳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卽本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興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碑興雲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興雲祁西岳華山碑觸石興雲雨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大山下不必更增雲字此類書之誤○注崇重於至朝也○詩大雅鳴鶩云福祿來崇傳崇重也公羊問荅云鄭風崇朝其雨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偏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何朝崇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从爾雅釋詁崇重也增崇皆所以爲崇蓋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不崇乃一郭注崇也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並形其謬妄而已說苑辨物云五岳能大布雲雨焉能大霧雲雨焉雲觸石而出晴日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然則五岳皆然

此以魯祭大山故斥大山言焉風俗通山澤云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岳之長淮南汜論訓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皆取此傳爲說泰當依釋文本河海潤于千里汪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韓詩作大

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

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疏

淮南子汜論訓亦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說苑辨物云四瀆能蕩滌垢濁能通

百川云海能興雲雨千里爲施甚大山川能出物能潤澤物能生雲雨爲恩多是其義也○注亦能至千里○亦者亦上

泰山也○注韓詩至是也○桓五年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

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

苴行與讒夫倡與彼疏云皆韓詩傳文禮記疏又引韓詩內

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蓋皆大雅雲漢詩語也○注

郊望至大者○正以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四方羣神日

月星辰五岳四瀆風伯雨師及餘山川三十六所故云非一

魯本不宜郊徒以周公之故得以三正郊天本非禮之正故方望亦第祭其大者而已則河雖不在堦內潤澤所及故亦望而祭焉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

已止

疏

穀梁傳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通義云通之爲言文

見於此義起於彼經義述聞云通之爲言猶道也道

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漢書劉向傳曰臣誠見陰陽不

調不敢不通所聞通所聞卽道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

先生通正言無憲前事顏師古注通謂陳道之也是通與道

同義通道一聲之轉道言之道轉爲通猶通達之通轉爲道

矣襄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小決使道注道通也法言問道篇

云道也者通也按爾雅釋詁云猷已也猷猶二字通猶兼可

已二義釋言云猶可也是也猶有疑惑之意又有遲回之意

故凡言猶皆兼可已二義也○注已止○一切經音義引廣

雅云已止也詩鄭風風雨云雞鳴不已箋已止也又秦風蒹

葭云白露未已傳未已猶未止也已止疊韻爲訓也左氏此

經及文五年猶朝于廟宣八年猶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

釋杜注並云猶者可止之辭本此

注

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者傳

公賈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者春秋不見事

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

上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誠疏

注譏尊至禮也○左傳望郊之細也不郊

亦無望可也繁露郊祀云故春秋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于
郊也及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敘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
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又郊語云天者百神之大君
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
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注魯至
至廢之○決閔以前不書郊也明禮廢已久僖公修之鄭氏
詩魯頌譜云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
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轂之馬於牧野尊賢祿士修泮
宮守禮教謀東略遂伐淮夷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是其
尊明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事也知非閔以前郊皆卜吉故
不書者桓莊失德尤甚鬼神所不變必無閔數十年無一卜
不從之事○注譏者至知也○正以僖公修復郊祭爲復古
詩魯頌閔宮序所謂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而穢芥之惡必
除則春秋之義也僖公有四卜郊之非禮書以見魯之得郊
明春但譏其四卜不從譏其猶三望焉爾○注不吉至精
誠○校勘記出而上不從爾云鄂本上作卜此誤書洪範於
龜從筮從吉言從與逆對知從爲吉逆爲凶變吉言從卽書
汝則從之義孔傳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是也
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引訛曰其猶易稱闕其戶闕
違于人用詩曰巷無居人讀僖公不共致天變洪範云龜筮共
凶故不郊以敬天變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疏

杜云自其子成晉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疏

上二十五年義具

其稱婦何有姑

之辭也注書者無出道也疏

說文女部婦服也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禮喪服不杖期章婦

爲舅姑皆以婦爲對舅姑之稱此止言姑者就杞伯姬立文宣元年傳亦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明宣母項熊在也○

注書者無出道○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竟之事經禮也母

爲子娶婿變禮也穀梁傳婦人旣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狄圉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注月者惡大國遷至小國城郭堅固人

眾彊遷徒畏人故惡之也疏

杜云帝丘今東都濮陽縣故帝

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虛東郡

濮陽是也大事表云今爲直隸大名府之開州按元和郡縣

志渾縣東渡河一百十五里至滑縣滑縣東北五里爲漕又
胡歌至此凡三百零五里黃河更在開州北十五里衛之再
遷皆在河之南矣漢書地理志東郡濮陽下云衛成公自楚
丘徙此故帝丘領項虛一統志濮陽故城本古帝王大名府
開州西南二十里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漢書地理志東郡濮
陽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領項虛又稱漢郡國志注引
皇覽曰顓頊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注月者至之也○僖
元年注云遷例大國月重煩勞也小國時此以其署徙異人
故月以惡之不但重煩勞也傳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月
者彼注云霸者所助城故與大國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四終

丹徒

子汝恭校字陳慶年參校